

整脊師

「來，坐，坐坐坐。」整脊師說。

「等等一起痛快一下。」宋先生拿來的禮盒，整脊師從中抽出一支威士忌。

「啊，不錯不錯。」

「一點意思。」陳先生說。

一條淡紫色的絲巾，整脊師看了一眼把盒子蓋上。一名年近四十的女人腳步輕盈，提著禮物默默走進房間。客廳擺著一尊木雕的關公，牆上掛著一幀鍾馗水墨畫，畫有蓮花的瓷甕旁有兩個廉價透明菸灰缸。三個男人坐上豬肝色的沙發。

「嘿這小陳啦，現在在代理運動用品。」宋先生介紹。

「哦？運動用品？你們家都賣什麼東西？」

「主要是一些比較新潮的東西啦，像是小朋友最近很喜歡玩的那個蛇板就是我們在進口。嘿，對。」陳先生說。

「運動用品喔？身體應該蠻健康的啊。」

「小陳他平常就有在打網球，高爾夫也是，哇，嚇嚇叫。」宋先生說。

「還不錯，還不錯。」陳先生說。

「有沒有不錯我們等下就知道囉。」整脊師說。

「哎呦，換牌子囉？」宋先生翻著雪茄盒。

「雪茄抽太久，我們結束之後再抽。」整脊師拿出一條黃鶴樓牌的香菸，拆掉塑膠封套「上禮拜去北京，你們自己來吧。」

三個男人抽菸。這家生活養生館位在一樓，格局挑高，紗窗拉門旁邊貼著一張「每次費用三千元」。門外騎樓沒有停機車，花崗岩柱子散發著新北市特有的興盛與壓迫感。越過砂石車不斷經過的柏油路，一整排海鮮店因為缺乏光害而更顯燈火通明。

年近四十的女人走出房間，他輕鬆地揮手示意她離開。

「這是我之前去各地行醫照片。」整脊師說。

陳先生拿起茶几上其中一本相簿，封面寫著「黃師傅的奇蹟之旅」，裡頭大多是所謂落後地區的風景，整脊師穿著雪亮的白袍站在一整排孩童前面豎著大姆指，又或是半身赤裸、滿是拔罐器與針灸。

「你看，這張是我印度的拜把兄弟，我們一起去爬希馬拉雅山。」

「準備好了。」年近四十的女人說。

「啊不要插嘴。」

三個男人把菸熄了。女人帶他們進到鋪木地板的房間，宋先生及陳先生換了脫鞋，躺上按摩床又脫掉拖鞋。按摩床低低矮矮的，差不多與板凳同高，表面的布料雖有定期清理但仍有些小毛球。

「原來我們要坐這個啊。」陳先生說。

「來了這麼多次還是第一次進到這個房間來，看你弄得挺不錯的啊。」宋先生說。

「老本行嘛還用說，」整脊師。

「這強度可以嗎？」女人拿起按摩床的操控器。

「再大力一點，好，夠。」宋先生。

「這個強度可以嗎？」

「我自己來就好了。」陳先生。

女人為他們覆上眼罩。

在黑暗之中，可以聽到整脊師穿著皮革拖鞋走動，腳步發出類似咀嚼蘋果的聲響。按摩床像是一張正在演說的臉，不停扭曲，宋先生與陳先生的身體隨之起伏。女人發出幾乎是細不可聞的笑聲。

「哇，很舒服啊，你這個。」宋先生。

「客人來都會先讓他們坐這個，等的時候比較不會無聊啦。這還不是重點，等等讓你們躺躺我的千萬名床。」整脊師。

「我也買一個回家好了，小陳，你們那邊有沒有賣這個啊？」

「這是我之前在高島屋買的，現在買不到囉。」

「啊這保養得還算不錯，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推薦型號給你。」陳先生說。

「謝謝，謝謝。」整脊師說「按了這麼多年，還是覺得這個最舒服。」空氣中有種燻燒的奶味。

「你現在一個禮拜幾天來這邊？」

「只有禮拜四，其他時間都在台中弄公司的事。」整脊師。

「你們家的公司啊，你爸不是在台北市也有些房地產？」宋先生。

「對啊，現在公司是我跟我大哥他們在顧。最近也是蠻多鳥事情。」

「所以你這邊算是興趣囉？」陳先生說。

「這是在幫助大家啊，功德啊是功德。老本行不能忘，大家有需要我才繼續做下去的，不然我多點時間去逍遙不是比較爽一點，是不是啊？我要是不做這個，天公伯都不會原諒我。」

「你爸在台北有多少房地產啊？」宋先生。

「不知道，早些年大概都賣給別人了吧。」整脊師。

「還是有一些吧？公司的事情給別人顧就好啦，躺著賺啊兄弟，躺著賺啊。」

「話不是這樣講的。」

女人發出嘶嘶嘶的氣音。這房間有點悶熱，門外清涼的空氣間歇地吹過腳背，猶如忽明忽滅的蠟燭。宋先生與陳先生漸漸感受到一股明眼人劃過點字版的莫名快感，身子逐漸放鬆。

「有一個燒香的味道。」宋先生說。

「外面在燒線香，這邊是剛剛我在用耳燭啦，定期清一清，舒服得不得了。」

「耳燭有什麼療效嗎？」陳先生。

「他們說是把你的耳垢清乾淨，還有些人說，我是不知道科不科學啦嘿嘿，他們說這可以把你耳朵裡頭的小蟲子燻出來。」整脊師說。

「我最近一直耳鳴。」陳先生。

按摩床的震動停止了，隨著一聲好似嬰孩但低沉的怪響，滾輪也不再轉動。

陳先生拿下眼罩。整脊師四肢細細的，挺著因豪飲而肥大的肚臍，特意保養的面容白裡透紅，但眼神流露出陽剛的情慾。他身上的衣服昂貴但俗氣，以致於腰上的LV皮帶看起來像是假貨。年近四十的女人為他們遞上熱毛巾，步伐稍稍匆忙。

三個男人回到客廳，新舊菸味與線香混合成一種略帶香氣的橡皮味。陳先生隨手抓起茶几上的磁石玩具，兩塊磁石互相碰撞，發出了清脆而寒冷的喀喀聲響。

「欸，這個我們公司也有在進貨耶。」陳先生說。

「我先去準備一下，你們聊。」整脊師。

整脊師走向另一個房間，房門用的是輕盈且便宜的板料，關上門，門縫微微透著裡頭死白的日光燈。客廳的燈則是黃白交錯，像是蘿蔔與烏魚子。

「不用了不用了。」陳先生婉拒宋先生遞來的香菸，宋先生點上一根。

「不急，等等還有更好的啊。」宋先生敲敲雪茄盒「享受要趁早啊老弟，相信我，享受要趁早啊。」

「所以你跟這個黃師傅認識多久了？」

「好幾年囉，我之前幫他處理一點法律糾紛，你知道，樹大招風，隨便哪個王八蛋都想要削你一頓。你自己也要小心一點啊小陳。」

「所以是什麼樣的法律糾紛？」

「唉，這說來話長囉。他之前收了一個徒弟，樣子看起來端端正正的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，啊這種事情我見多了。」宋先生點點菸灰。

年近四十的女人端著托盤出來，神采奕奕。

「這是普洱茶。」女人說。

「啊，太好了太好了。」宋先生說。

「這都是功德啊，都是在救人啊。」女人指著桌上的相簿「治好了好多人哪，站不起來的都能走了。」

「我的腳踝之前……」陳先生說。

「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，這種事情啊他見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跟你們收今天的費用。」

「小陳，我現在身上沒有現鈔哪。」

「我來我來。」

陳先生目送女人的屁股離開。喝一口茶，嘴唇上的油脂在茶杯裡暈開，白煙淡淡飄起。

「黃師傅真懂享受啊。」陳先生。

「剛剛說到哪，對了，你知道他之前收了一個徒弟，還是一個分局長的兒子，這小子什麼不學，竟然開始搞勒索。」

「勒索他？」

「對呀，哇，雄心豹子膽哪。」

「怎麼個勒索法？」

「這個呢，這個小子拍了一些照片，這樣講好了。」

「拍照片啊？」

「對呀。」

「拍個照片這麼嚴重。」

「你知道，不是什麼隨隨便便的照片，是黃師傅的二房的照片。」

「這麼會享受啊。吃中藥的果然比較勇猛。」

「話不是這樣講的。」宋先生提高了音量「總之，我都幫他擺平了。跟你講，那小子根本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後來不知道是跟誰結梁子，哇，被人家砍了十八刀，十八刀啊。做虧心事，遲早會被天收掉。」

整脊師推開門「你們進來吧。」

陳先生手滑，磁石玩具掉在地上裂開，露出乳白色的塑膠。

「啊，不好意思，這玩具我公司很多，改天帶一些給你吧。」

「沒事，放著吧。進來。」

那房間地板上有一塊床墊，包著淺綠色的床單，沒什麼特別。旁邊擺著高高低低的塑膠椅和竹板凳，通通沒有椅背。

「誰先來？來，你先來。」

「上吧，小陳，上吧。」

「讓你躺躺我的千萬名床，它幫我賺了幾千萬哪，我兩台保時捷都是靠這張床。」整脊師說「而且，嘿嘿，很多女明星躺過呢，味道都還在。」

牆角有一台攝影機，看不出來是否正在運作，像是一隻沒有靈魂的犬類眼睛。櫃子擺了一些變形金剛與四驅車，玩具旁是一落一落的罐頭，大多是燒鰻與麵筋。床墊上的床單微微褪色，衣物柔軟精的氣味強烈。

陳先生盤坐在床墊上，整脊師一手托住他的下巴，另一手抓著天靈蓋，手中的頭顱前後搖晃，彷彿是個上了油的卡榫。頭往前時，頸椎的輪廓浮現，猶如陽光照過壁虎半透明的腔體。整脊師用手指輕輕滑過脊椎。

「你看，第三第四節已經跑掉了你看。它會這樣動。」頭顱前後搖晃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宋先生說。

「人的頸椎有七節啊我跟你說，你這兩節跑掉，聽力會不好，會有幻聽幻覺。你腸胃也不好對不對？」

「是有一點，我的腳踝之前……」陳先生說。

「你不要講，你有什麼狀況我來講就好。你會胸悶啊。該去洗牙了，刷牙的時候牙齦也會一直流血，記得去洗牙啊。」

整脊師突然抱住陳先生的頭。喀、喀。

「這樣就結束了嗎？」陳先生。

「怎麼可能。」

整脊師抓起他的手臂彎折扭曲，猶如鞭炮一般不停發出聲響。陳先生可以感覺到整脊師的手掌，溫熱且帶著溼氣。整脊師抓起另一隻手臂但沒有動作。陳先生吐氣。

「你看，如果我這樣向上推，就斷了。」整脊師向宋先生展示。

「喔？」

「不用吐氣嘿，放不放鬆都沒差，反正逃不了。不信你動動看。」

陳先生試圖使力，接著體驗到養殖場裡蛋雞的恐懼。

「你這功夫哪裡學的呀？」宋先生換到短板凳上。

「去大陸跟一個師父學的，學了七年，加上我自己有興趣研究。這個其實就是少林寺的易筋經，陰陽虛實，這樣向上就會斷掉，向下就是把你治好。我這是完全把他的手鎖死，完完全全，所以一定會推到我要的位置，動都動不了。」

陳先生躺下，一兩滴整脊師的汗水落在他身上，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波動著。整脊師壓了一下陳先生的肚子，他幾乎笑了出來。

「你怕癢？」

「我怕癢。」

「這麼大的人還怕癢啊。把手壓在肚子上。」

「哪一隻手？」

「都可以，用你自己的手就不會癢了。」

用自己的手果然就不會癢了，陳先生暫時感到安心。整脊師的手與陳先生的手交疊，一股狂風般的勁道忽然湧上腹部，而他的腸子猶如一條無處逃竄的蛇。出於虛榮心也是出於反射，陳先生挺起腹肌奮力抵抗。在他這年紀，想保有一點腹肌是越來越困難了。

上半身結束之後，陳先生反身趴下。整脊師抓起兩隻腳，彷彿在使用市立公園的健身器材。

「這是在治長短腳，每個人都多少都會有一點，多少啦。」

宋先生為兩條腿忽長忽短而感到神奇，如同兩杯燒瓶，為了讓溶液達到相同的容量而互相傾倒。宋先生享受這種無機的質感，身體在此刻看起來就像是機器一般，螺帽拴緊便能修復。宋先生大為感動。

外頭砂石車不斷經過，地板微微震動。年近四十的女人在客廳點上線香沒人看到。陳先生視線所及的只有床墊、拖鞋與一尊木雕達摩，嗅覺被油膏與男性香水所填滿。沒什麼聲音。

「好了，齊了。換你的背。」

整脊師一腳踩上陳先生的背。快不能呼吸了。

「我向來都是看人決定用多少力道，像他這樣這麼大隻的人我大概給他九十公斤。」

「這麼精準哪。」宋先生。

「當然當然，因材施教，這才是專業嘛嘿嘿。欸你這麼大的男人不是有在健身嗎？不要哀哀叫。」

陳先生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喉嚨正在啞掉。由於受到壓迫，身體自然想要發出聲音，但空氣無法順暢地通過氣管，意識也極力克制共鳴，陳先生的聲帶正一步步被磨損。

「這是最後一步，」整脊師快速地刷過陳先生的腳背「外面很多整脊都會騙你說他們很會，都是騙人的，沒有這一個動作，前面做什麼都不算數。這個啊，全世界只有我會。」

陳先生迷迷糊糊地坐上短板凳，眼框的眼屎多而黏。換宋先生，他接受整脊師一模一樣的服務。雖然肌肉仍鮮明地記得剛剛發生的事情，但在陳先生看來，眼前的一切顯得陌生而疏離。確實，當他挺直脖子、伸展筋骨，肩膀就像即溶咖啡遇到熱水那般舒服地化開。

「啊——」當整脊師踩上背部，宋先生發出滿意的聲音。

整脊師拿出自動打蠟機。

「我年輕的時候是做洗車場的啦，」打蠟機開始在宋先生身上磨蹭震動「用過那麼多產品，要按摩，還是沒有打蠟機效果好。我自己也有在用，這個大賣場才幾千塊，比電視上那些騙人的還厲害。」

陳先生站了起來，卻察覺到體內有種無以名狀的歪斜。療程結束。

「小陳，我跟你說啊小陳，舒服得不得了，哇，讚，就是讚，真功夫。」

「我把你們的骨頭都調正了啦我跟你說，三年以內都不會生病。」

「啊謝謝，真的蠻舒服的。可是還是好像哪裡怪怪的。」陳先生。

三個男人走出狹小的房間，年近四十的女人為他們奉上茶。宋先生從桌上的盒子拿出雪茄，非常愉悅地烤了起來。

「我跟你說啊，最近要投資就買琥珀，要買琥珀就跟俄羅斯買，反正他們遲早會拿下波羅的海。」

「順便買給我的女朋友。」宋先生笑。

「哪一個啊？」整脊師笑「這個琥珀要多吃一點。」

「吃琥珀啊？」陳先生。

「驚訝啊？老祖宗書上都有寫，琥珀這種東西，一來是去驚定神，二來是活血散淤，三是利尿通淋，好處可多啦我跟你說。現在跨領域最熱門，禽，炎黃子孫五千年精髓跟生技產業結合，發大財啊我跟你說。」

時間越晚，外頭的砂石車越多，它們在黑暗中揚起沙塵。

「運動器材賺得很爽吧，看你還有時間健身。」整脊師。

「你也不差啊，一張床就賺了幾千萬。」

茶杯摸起來溫熱而堅硬，豬肝色的沙發也被坐暖了。

「但我講實在話啊，小陳。」整脊師重複「小陳啊，你們家賣的器材搞不好還比不上我的打蠟機來得舒服。」

「喔——對啊。」

「沒辦法，我什麼都試過了，這就是經驗哪。」

「我雖然最近幾年才開始進這些保健器材，但我跟你說，你可以試試看，我進的貨真的不馬虎。」陳先生聲音沙啞。

「人家都做三十幾年了。經驗哪，小陳，那個才是舒服啊。」宋先生。

「不囉唆啦，試試看就知道，不然這次我算你免費啦。」

「機會很難得啊。」宋先生。

宋先生繼續吞雲吐霧，兩人進到房間，打蠟機啟動。馬達興奮地運轉，聲響不知不覺地將房間從其他空間分離出來。打蠟機對待人體的方式相當溫柔，讓人聯想到水母游泳的姿態。縱使無法深入到痠痛之中，它經過的地方仍然得到舒緩，如同鏡面上的霧氣那般短暫。

整脊師粗暴地領著打蠟機在陳先生身上前前後後。就在此時，年近四十的女人在房間整理禮品，鋼圈胸罩牢牢托住乳房。

「你要惜福啊，懂不懂，我這門手藝要失傳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現在的年輕人啊……」

「嗯哼。」

整脊師的陽具充滿血液，但並不是出於性慾。

「嗯哼。」

「我以前在洗車場，學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識相。看臉色。」

一陣沈默。

「我以前當兵的時候有個死同性戀，一天到晚被班長幹屁眼。你應該要聽聽那個叫聲，整個屁眼開花啊我跟你說。」整脊師說。

「同性戀喔，我自己不是我不懂啦，他們高興就好啦。」

機具繼續運轉。陳先生意識到自己燙燙的臉。沈默。

「你會耳鳴吧？」

「耳鳴？喔會啊最近會。」

「耳燭會對你有幫助。」整脊師說。

「嘎？」

「耳燭可以幫你治耳鳴」

「喔——是喔。」

「有興趣嗎？」

「還可以吧。」

整脊師突然壓住他的肩膀，打蠟機在床墊上發出粉粉的聲音。整脊師拿出耳燭，精準地插入陳先生的耳腔。

「啊……」

「點著囉不要亂動。」整脊師。

整脊師的手按住陳先生的肩膀、握著耳燭，深入到沒有光的地方。火燒得相當均勻。他深深地插入，直到一小節耳燭斷在耳朵裡，整脊師這才回神。拿起耳燭，耳窩裡卻只有深不見底的黑暗。整脊師的脖子十分僵硬。陳先生跟他說了些什麼他沒聽清楚。

「蟲子，有小蟲子。沒問題沒問題，等下就沒事了。」整脊師回答。

他關掉機器，鎮定地關上門離開。

「怎麼樣，那小子還好吧。」

「還用說，好得不得了。他對耳燭好有興趣啊。」

「有興趣啊，哇，那很好啊。」

「現在正在享受呢，老本行嘛，助人為快樂之本。走吧，喝酒。」

「不等小陳啊？」

「他弄完之後會自己處理，這麼大的人了。」

「他會來吧？他應該要來啊。」

「我的助理會跟他說在哪。」

「我去跟他說一聲。」

「走啊，他現在舒服得很，不要打擾人家。走啊，他用爬的也會跟上來。哈哈。」

「吉峰海鮮喔，他知道吧，吉峰海鮮哪。」

「安啦。對面那麼大的招牌，他有眼睛哪。」

「我叫我的司機來。」

兩個男人拉開紗門。門被拉開，房子裡某些蟲子因為順著風飛出屋子，而更多蟲子拍著滿是粉塵的薄翅，湧入室內，奔向光亮與人血。

年近四十的女人收拾茶杯、洗了菸灰缸、掃掃地板，最後熄了線香。客廳的氣味開始沈澱，一層層堆疊，緩緩變成藥膏混著略帶酸氣的煙燻味。女人翻了翻相簿，坐上豬肝色的沙發打開電視。她等著，就像她一直以來那樣不會等到任何事情。電視上播著中國的古裝劇，劇情不外乎後宮爭鬥或清官查案，並且總在廣告或片尾配上突兀的流行歌。電視的聲音使人麻木。

除了電視開啟的第一聲高頻，陳先生什麼也沒聽到，這當然不是因為房門的緣故。耳燭剛開始燃燒時他聽到類似鞭炮的聲響，溫熱的空氣流過耳腔，整個房間被油膩的香味充滿。耳燭不重，但陳先生沒辦法移動手臂，只能藉由脖子平衡。

接著出現的是海浪聲。但那海浪聲聽起來不像是在海邊，比較像是透過聽診器，聲音被切成一塊一塊。陳先生的心臟機械式地供給血液，眼睛彷彿是入塵的鏡頭，聲帶發出生鏽的哼鳴。手臂稍微能動了。他體內的液體滾燙。

側著身子，那尊木雕的達摩正望著他。栩栩如生的工藝品，雙臂大展彷彿即將揮拳。但它哪裡也去不了，甚至逃不過身上的樹瘤。

滾燙的液體在他體內，猶如硫酸。陳先生撐起自己，身體因痛苦自然地嚎叫。在他聽起來那嚎叫是被扭曲錯置的，像是舌頭舔著被麻醉的牙齦，左耳的聲音越來越大。

終於那股歪斜席捲而來，一個踉蹌便使他倒下。